

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大学生学习链的双重效应及思政回应

卿光林

四川师范大学, 四川 成都 610066

摘要: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由检索工具转变为参与提问、解释、写作和反馈的认知媒介, 并沿学习链重塑大学生的知识获取与意义建构。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机制演绎方法, 从学习入口、认知加工、成果表达和评价反馈考察其嵌入逻辑。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降低信息处理成本、提供个性化支架并促进人机协同, 也可能造成来源遮蔽、认知卸载、结果依赖和责任模糊。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主体性、求真意识和责任伦理, 建立人工智能素养教育、过程评价、分级使用规则与协同治理机制, 推动学习由工具替代转向有证据、可反思、负责任的认知协同。

关键词: 生成式人工智能; 大学生; 学习方式; 认知协同; 思想政治教育

DOI: 10.64649/yh.shfzykjcx.issn3078-8994.202608011

0 引言

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解释、提纲、代码和文本, 大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已进入选题、分析、表达和修订等环节。《“人工智能+教育”行动计划》强调育人为本、素养为先和智能向善^[1]; 关于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也要求培养高阶思维、判断和实践能力, 防范依赖风险^[2]。高校面对的因而不只是“是否允许使用”, 而是哪些环节可以外部化、哪些能力必须亲自形成、成果责任如何界定。

现有研究多讨论教学效能、学术诚信或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赋能^[3], 若只并列“机会、风险与对策”, 容易忽略风险发生在学习链的何处。本文采用文献和政策文本分析, 将学习概括为问题形成、资料获取、认知加工、成果表达和评价反馈五个环节, 分析人工智能介入后的结构变化, 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回应。

“学习链”不是固定流程, 而是强调前一环节会成为后一环节的认知条件。问题由谁提出影响检索范围, 来源是否核验影响论证质量, 加工是否真实发生决定成果能否代表学生能力。本文据此区分任务链、证据链和责任链: 分别回答人工智能参与什么、结论根据何在、谁对成果负责, 为判断辅助与替代提供尺度。

1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学习过程的作用机制

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以同等强度进入所有环节。它可用于词义解释、资料线索等低替代任务, 也可进入论点生成、证据组织和结论撰写等高替代任务。嵌入位置越接近课程核心能力, 越要保留独立判断和过程证据。因此, 评价技术影响应同时考察使用环节、替代程度及学生能否验证和解释输出。

1.1 学习入口由“检索材料”转向“生成答案”

传统数字学习从关键词检索开始, 学习者需要在多个来源之间比较、筛选并形成问题意识。生成式人工智能把分散资料压缩为连续对话, 直接提供解释、框架和例证, 可降低陌生知识的进入门槛, 为基础薄弱者提供即时支架。国家政策鼓励人机协同教学, 同时把高阶思维和判断能力列为培养重点^{[1][2]}。因此, 便利与能力保持必须同时考察。

便利也可能造成“来源遮蔽”。模型生成的是概率性文本, 流畅不等于可靠; 学生若跳过原始文献和核验, 学习入口就会由“带着问题寻找证据”变为“获得答案后寻找佐证”, 知识出处、适用范围和争议脉络随之弱化。

1.2 认知加工由内部建构转向部分外部化

认知卸载是借助外部环境减少内部加工负担。适度卸载可释放工作记忆, 使学习者把精力用于比较、迁移和创造; 若把概念辨析、因果推理和论证组织一并交给模型, 学生虽更快完成任务, 却未必形成可迁移理解。更需警惕的不是模型替学生写出一句话, 而是它替代从困惑、试错到形成判断的中间过程, 使任务完成与能力形成分离。

人机协同不能以输出是否完整为准, 而应看学生能否说明问题如何提出、证据如何选择、输出何处被质疑、结论为何成立。只有学习者保留目标设定、证据判断与结论负责权, 人工智能才是支架, 否则就会成为思维替代。

认知外部化还会改变学生对困难的理解。学习中的停顿、矛盾和反复并非纯粹低效率, 而是形成概念边界与推理能力的必要过程。每次遇阻都索取答案, 学生可能获得连续顺畅的体验, 却失去判断错误原因和调整策略的机会。合理次序应是“先独立尝试、再借助工具、最后复盘差异”, 把节省的时间重新投入比较、

质疑和迁移,而不只是更快完成任务。

1.3 成果表达由独立写作转向迭代共创

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提供结构建议、语言润色和反例提示,使写作从一次性输出转向多轮迭代,有助于发现论证缺口并降低表达焦虑。但模型偏好的常见框架也可能带来表达同质化,未经核验的引文、数据和案例还会以“看似可信”的形式进入作业。相关研究指出,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算法幻觉、数据偏差和主体性弱化等风险^[3]。

表达环节的边界是辅助与替代。学生可用模型检视结构、生成备选方案,但关键观点、证据组合和价值判断应能由本人解释。若不能复述论证逻辑,也不能提供修改痕迹和来源记录,成果的学习价值与责任归属就难以成立。

1.4 评价反馈由延迟评价转向即时反馈

模型即时回应能增加练习机会,使学生在较低压力下反复试验,却也容易强化“输入任务—取得成品—迅速提交”的回路,使评价进一步偏向结果完成。以终稿为中心的作业难以区分学生真实投入与模型代劳,也会倒逼教师依赖并不稳定的文本检测,而忽略任务设计和过程评价。

解决矛盾的重点不是寻找万能检测器,而是把评价前移到学习过程。问题形成、资料卡片、提示词版本、事实核验、反思说明和口头答辩,比单一终稿更能呈现学生的认知参与。

2 大学生学习方式转型的双重效应

2.1 知识积累型学习转向问题驱动型调用

人工智能使知识调用更便捷,学习呈现问题驱动、按需组合的特征。这有利于把知识转化为解决方案,也可能把系统阅读压缩为碎片问答。没有稳定概念框架,学生难以发现模型遗漏,也难判断答案之间的理论分歧。

2.2 从个体独立完成转向人机协同建构

学习主体性是否削弱,取决于协同关系。学生提出问题、模型提供备选、学生核查并判断,可以扩展思考;模型直接生成、学生轻微改写,则会削弱主体性。人的主体地位体现为保持目的意识、批判能力和责任承担。

2.3 从结果导向评价转向过程可追溯评价

生成式人工智能削弱了终稿与真实能力的稳定联系,也促使高校重估学习证据。过程评价不是增加繁琐留痕,而是使关键认知活动可解释、可核验,关注学生能否证明问题意识、证据判断、修改决策和能力增长。

过程追溯不能异化为技术监控。要求上传全部对话、账号记录或个人数据,会制造隐私风险并把重心转向材料数量。更适宜的是保留

影响结论的关键节点,如首次问题、主要来源、重要提示词、核验表和修改说明,以最小证据证明真实学习。

3 学习方式转型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问题

3.1 主体性教育面临“自主选择”与“算法代选”的张力

模型输出看似由学生主动提问获得,实际受训练数据、算法排序和提示方式影响。把首个答案当作默认答案,可能在未察觉时接受模型对问题范围、价值优先次序和可选方案的预设。思想政治教育应引导学生识别技术选择背后的立场与利益,比较不同主体可能受到的影响,追问“谁定义问题、谁从方案中获益、谁承担后果”,使自主选择建立在信息充分和价值辨析之上,而非停留在形式上的主动提问。

3.2 求真教育面临“答案可用”与“证据可靠”的错位

生成文本可以形式正确、逻辑连贯,却仍包含虚构引文、过时材料或失去语境的结论。学术训练不仅要求答案可用,还要求来源真实、推理诚实、争议得到呈现。求真意识应落实为返回原始来源、区分事实与判断、记录不确定性和主动纠错。

3.3 责任伦理面临“共同生成”与“责任不可外包”的矛盾

成果由学生和模型共同形成时,学生容易以技术参与为由弱化个人责任,但人工智能不能承担成绩、侵权、泄密和学术不端后果,使用者仍是提交与表达的责任主体。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要求建立教育、预防、监督、惩治结合的诚信体系^[4]。人工智能场景应在这一框架下明确披露、核验、署名和数据保护义务,使“使用工具”与“对结果负责”同时成立。

3.4 育人关系面临“知识权威”向“过程指导”的转换

当学生随时可以获得解释和文本,教师的作用不能只体现为提供标准答案,而应转向设计有价值的问题、识别真实学习和组织反思。思想政治教育也应通过案例讨论、证据比较和责任情境,使学生在选择并说明理由的过程中形成价值判断。

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防止技术决定论,把效率等同于进步,也要避免简单禁用,把使用推向隐蔽。其核心是帮助学生形成“能用、会辨、慎用、负责”的技术伦理,使价值理性进入问题提出、证据选择和成果表达。

4 思想政治教育的回应路径

4.1 将人工智能素养转化为可训练的育人内容

人工智能素养不只包括模型原理和提示技巧,还包括来源核验、偏差识别、隐私保护、知识产权、学术署名和社会影响。高校可将其嵌入新生教育、学术规范教育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程:用同一问题的不同模型答案训练事实核查,用虚构引文案例训练证据意识,用算法偏差案例讨论公平与责任,使价值教育进入真实任务。相关研究也强调在技术应用中坚守主体性与育人本位^[3]。

4.2 建立学习过程证据链

课程作业和研究训练可要求提交六类材料:自主形成的问题、原始来源、必要的AI交互摘要、事实核验、修改理由和使用声明。教师据此评价问题、证据和反思质量,而非简单判断是否使用工具。材料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,不上传隐私、未公开数据或完整对话。

证据链应与评分标准对应。问题形成和资料选择评价自主性,事实核验和观点修订评价求真能力,使用声明和答辩评价责任意识。低年级可提供统一核验表,高年级则要求自行说明证据取舍,避免过程材料沦为形式留痕。

4.3 制定分级使用规则,明确学术诚信边界

高校可按学习目标划分三类场景。绿色场景允许用于概念解释、头脑风暴、语言校订和形成练习题;黄色场景允许有限使用,但须保留来源核验和使用声明,如提纲建议、代码辅助和数据分析解释;红色场景禁止模型替代核心能力,如闭卷考试、指定独立写作、未经授权处理敏感数据以及生成虚假引文或数据。规则应由课程负责人提前公布,并说明违反规则如何认定,避免学生在边界模糊中承担不确定

风险。治理还应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、促进创新与依法治理相结合^[5]。

分级规则还应允许申诉和动态调整。同一行为在不同课程中的性质可能不同,语言润色在知识考核中可以允许,在写作能力考核中却可能触及核心目标。因此,规则应说明判断依据,并在任务发布时确认允许程度、披露方式和后果。

4.4 形成课程、管理与服务协同的育人格局

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围绕技术观、劳动观、诚信观和责任伦理组织讨论;专业课教师界定本学科不可外包的核心能力;辅导员识别依赖、焦虑和规则认知偏差;图书馆提供检索与引文核验训练;教务、科研和信息部门共同制定使用与数据安全规范。协同治理应评价学生能否自主提出问题、核验模型输出、诚实披露使用并对结论负责,使思想政治教育由事后纠偏转向过程嵌入。

5 结语

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是单纯工具更新,而是学习过程、能力证明和责任分配的重组。其效应取决于学生能否掌握认知主导权、高校是否提供清晰规则、评价能否识别真实学习。任务链识别嵌入位置,证据链判断认知投入,责任链明确成果归属,三者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介入人机协同学习的框架。

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主体性、求真意识和责任伦理为主线,贯通技术素养、过程评价与学术诚信,引导学生从“更快得到答案”转向“更可靠地形成判断”。本文属于理论与政策分析,尚未通过学生样本检验。后续可在知情同意和隐私保护前提下,结合学习日志、版本记录和访谈,比较不同学科、年级与任务中的使用差异及教育效果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教育部等五部门.“人工智能+教育”行动计划[Z/OL].(2026-04-02)[2026-07-29].https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16/s3342/202604/t20260410_1433240.html.
- [2] 教育部等九部门.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[Z/OL].(2025-04-11)[2026-07-29].https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01/s7048/202504/t20250416_1187476.html.
- [3] 胡国胜,何美蓉.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逻辑、问题检视与调适范式[J].教育评论,2025(6):54-66.
- [4] 教育部.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:教育部令第40号[Z/OL].(2016-06-16)[2026-07-29].https://www.moe.gov.cn/jyb_xxgk/xxgk/zhengce/guizhang/202112/P020211208550789928536.pdf.
- [5]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.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[Z/OL].(2023-07-10)[2026-07-29].https://www.cac.gov.cn/2023-07/13/c_1690898327029107.htm.

作者简介:卿光林(1996.07—),男,汉族,四川成都人,助教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。